

# 識運用在菩薩道的行為上

宏智居士講述  
弟子妙化整理

科學與藝術，事實上也就是人類發展的無明現象。有人說，能掌握科學與藝術，就能掌握宗教。「宗教」泛指一切精神的糧食或認知，以及生命精神的演進。但是，能掌握科學，也就能掌握藝術。從原始人類創造手拿的工具開始，就已經有藝術。能畫就能記憶，畫得愈多，手拿的工具就愈精巧，記憶能讓手更純熟。科學與藝術的發展，造就了宗教的發展。所以說，掌握了科學與藝術，就等於掌握了宗教。如果不能掌握科學，也不能掌握藝術，當然更不能掌握宗教，只能當佛教徒。

佛教徒的定義是：跟著人云亦云，沒有科學與藝術的頭腦。藝術指的是一種工具與心思的整合現象，最早「藝術」二個字的意思就是種植；如何種植就叫「藝術」。沒有藝術，就很難掌握一個人的成長。這裡講的藝術，不是繪畫、雕刻等純藝術，是一種技巧加上心思的整合。它是歷史的凝聚，再加上空間的作為，從這裡可以判斷一個種族的延展性。沒有藝術的地方必然沒有科學，有科學的地方必然漸漸有藝術。

藝術與科學是不是可以取代宗教？「宗教」本身是一個現象，是把它特別指出一個概念、形式才有所謂的「宗教」這個名詞。現代人所認知的一些名相（例如宗教）是人類建立的，原本沒有。只要有三個人聚合在一起，就有宗教的現象。修學菩薩道要了解本源，能見本源就

能見「緣起」。小乘阿含經：見緣起必見法，見法必見佛。「見緣起」等於宗教。「見緣起」就能見法，「法」就是科學與藝術的本質。見法必見佛，「佛」是一切，對於一切的掌握。

人類初期不可能掌握一切。世界三大文明發源地：幼發拉底河、黃河、恆河，都是有河水的地方，才能慢慢造就人類的文明，完全沒有河水或水質不豐富的地方，「地」的變異性低，不可能發展高文明。人習慣生長在有水的地方，即使沒有水，也會遷移到有水的地方。連禽類都會遷移到有水的地方，何況是人。候鳥只要覺得沒有濕氣，就會往有濕氣的地方飛。但是候鳥不能掌握科學，到有水的地方只會喝水而已，不會種植，不會發展藝術。內、外蒙古的游牧民族，是逐「水草」而居，

不是逐「草」而居。但蒙古草原的環境不足於造就科學，所以只有野蠻氣息，只能發展一些藝術（如馬頭琴），還不足於發展科學。直到八思巴這些聖人出現，才開始有文字，有了文字才稍稍掌握科技。科技與藝術結合，才造就鐵木真（成吉思汗）進攻歐洲、中原。在大草原上他們不可能會看地圖。是有人告訴他：往西走、往南打，尋找更有水源的地方。南方高山、長城圍住了，打不進去，所以往西打。這就是人的演進，在各種條件、各種因緣、東西南北方，形成各種部落。這也就是歷史的現象，人種的起源。

「法」的起源要能涵蓋這一切，也即是所謂的緣起因緣。「緣起」與「因緣」很抽象、太廣泛了。各種人種、各種因緣，很難說什麼是因緣。要明因緣必須見法，「法」

才能合因緣，才能有明確性。「法」是科學、是藝術，當然更是宗教，這三個和合稱為「法」。

世間的技術比較不能和合，是分別的，所以不能聚合，較難依這些條件造就科學。鐵木真造就帝國，發展了一些科學，但因為不足，還是不能造就科學。因為那些科學不是他累積來的，是他人創造的，所以他吞不下去。就像修行者聞了菩薩法，但一下子吞不下去的時候，反而造成障礙。已經有法但進不去，產生「發酵作用」，發酵並不能變成乳酪，也不會變成醍醐，會變成酸、醋，不能順勢演變就會變酸。

文人酸也是進不去才會酸，離騷就是文人酸。「騷」就是有點酸，騷人墨客、酸人酸味。「望美人兮在一方，

巧目盼兮落莫歡」。不能見美人（國君），一國之君不能與他合，所以變成詩歌。「洛神賦」也是一樣，曹植也很有文氣，「宓妃出洛水」。曹植帶了一群部下到洛水，忽然見宓妃踏在水上，宛若芙蓉出水，駕著四獸之車在水上奔走，羨煞曹植。曹植信以為真，拆下他的玉珮丟過去，玉珮在水上飄，「啊！她接受了。」他以為宓妃真的拿了，所以「不忍離去兮」，好像與他依依不捨。

這是文人的想像，要是他哥哥曹丕就不會這樣。他沒有藝術涵養，所以不騷。他是轉世輪王，掌握大權，掌握科學與藝術，就不會「騷」。宓妃是他的妃子，不從他而被殺。宓妃是含冤而死，未必與曹植有什麼糾葛，是曹植想像來的。「洛神賦」的美就形成一種宗教形式，到現在還在被人朗誦，事實並不是如此。這個是幻化，

幻化的東西就像鏡中月、水中花，是美，畢竟不是實際。

什麼是「實際」？直接的定義是：人民、國家。農民不需要離騷、九歌，只需要酒、麥。「法」的實際就是眾生，眾生必須離苦得樂。他們不需要宗教，也不需要「唯識」、「中觀」。但是，中觀、唯識是菩薩需要的，要不然會變成眾生。所以需要與不需要，是看因地因緣。菩薩需要中觀、唯識，如同文人輔佐國君需要詩、詞，文人朗誦一段「洛神賦」，讓國君也有「美」的感覺，才不會有腥殺暴戾之氣。朗誦一段九歌的「山鬼」，也會讓國君若有若無的嚮往之。中國的文學：楚辭、詩、詞，就是一種藝術。

中國科技的成果不多，只是一直朗誦詩、詞等藝術，

科技不受重視。等到西方科技攻打進來，就一籌莫展。大砲打出來，圓圓的，彈丸嘛！沒什麼，我們也製造一個。這個現象好像與菩薩沒什麼關係。有，有很大的關係，菩薩要明白什麼東西類似世間的砲彈，「無明」、「不明生死」就像世間的砲彈一樣，對菩薩的心量完全是攻堅的、不承認的。菩薩的能力，不是砲彈，不全然是科技，介於像詩、詞。它不能是太有形的科技，科技要含著美。美的東西是良善的、和合的。

什麼是「唯識」？「能見」是「唯」，只能見二邊稱「識」。二邊都是「識」：內識、外識。「外」是眾生，「內」當然就是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，所以能見二邊，稱為「唯識」。「中觀」是能見二邊的法則，就是科技，就是精要、法要。龍樹菩薩提



倡中觀，在那時候是一種新的般若，龍樹菩薩被尊稱為小釋迦。釋迦佛說的天上、天下、過去、未來、有為、有為、無為的智慧，太廣大了，眾生不能解。龍樹菩薩才從一切的經典集結，成為「中觀」。

「中觀」從「十二門因緣」解「十二門因緣法」。「十二門因緣法」就是解這十二門因緣法，到底是要承認它還是不承認它。不管承不承認，沒有關係，要能「入中」--入中論。從「入中論」再擴大，成為菩薩、佛的主位--入百法明門論。「百法」是從十進位為百，「十」是從「五」進位，十進位為百位。百位就是一切的緣起，從眾生到菩薩的因緣。百法明門論包括五十一因所、三十七道品、現觀莊嚴論，把百法凝聚成莊嚴相。菩薩的心識就是這樣。菩薩能凝聚一切的因緣，讓眾生漸漸明

白，或者讓行者離開眾生的識別，進入菩薩位。所以唯識與中觀，對菩薩是很重要的。

唯識與中觀如何融合在一起？與菩薩道一樣，不見二邊，見「中間」，不要相信眼睛所見到的，就是中觀見。眼根不加上識的作用，只是「照」，把眼睛當成鏡子而已。「照」具有菩薩的空義，才是中觀的正見，才能照見五蘊皆空。加上「識」就會偏向分別。還未到中觀、空義，必然落二邊。慢慢把科學轉成法性，把科學與藝術轉成宗教。以「中觀見」（不落二邊）見宗教，宗教就成為法性，那才是真宗教。這樣的見才能不偏，「見」不偏才能稱為正修。

不要以為不是「見不偏」就是了。自續派以這個「見」

當成自證。他們也是按照龍樹菩薩所傳，自我相續、自我證，還未到就以為見了法性。「自證」容易造成「我執」，又丟開緣起，因此愈來愈沒有法，愈來愈自障。譬如爬到樓梯頂端，沒得爬了，就認為是最高。此時應當思惟用什麼樓梯再往上，而不是認為沒得爬，就是如此了。

唐朝時候，道教與佛教在帝王之前設壇祈雨，道教認為他們最高，因此把壇設得最高。道教先開始做法，只起了雲但沒有降雨，佛教知道有雲氣就能降雨，因此開始祈雨，不久就開始下雨。佛法知道科技，掌握因緣，道教有能力凝聚物質但不知道科技，因此被帝王判為敗者，從此道教不能比佛教高。佛法不特別藉五行，隨因緣。

自續派就像道教一樣，從龍樹菩薩的論說架設法。應成派隨「應」而破。「破」是知道原則，不特別架設龍樹菩薩「中觀」的知見。它是「應」一個現象「成」，再破這個「成」，成為另外一個「成」，也就是隨因緣、立因緣、不住因緣。自續派執著法，認為這樣才能達到「自證分」，證悟到龍樹菩薩的智慧。應成派不執法才能立一法，「不執法」是不執「有為法」，當然也不執「無為法」，無為法不可執，執「有為法」與「無為法」的因緣，就是「應成」，隨所「應」的現象而成為不成之成。後來宗喀巴結合「中觀」與菩提道燈論，成為西藏的「中觀」。「續」就是中觀相續，他們的經典有所謂的「續」，如燈續、論續，佛續。「續」是連接的意思，中國經典沒什麼「續」，不是「經」就是「論」。

應成派、自續派不是龍樹菩薩立的，是後來對龍樹菩薩的法產生爭辯才立的。派別一立，離般若就遠了，立名相就是覺知，覺知一立就是無明本。覺知不是根本錯誤，是覺知會讓識別產生名相的執，所以要離開覺知，進入智慧。

學法不可能一開始就離開覺知，一定要從名相（如什麼是佛、中觀、唯識、阿含）入，進入之後就必須依佛、法、僧、善知識，再破覺知，才能明法。不然什麼都沒有，怎麼能明？就像要一個蠻荒人與你對話，但不能有覺知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連什麼是覺知都不知道。有些佛教人士也知道眾生不明就裡，但只是教眾生不要執著。眾生沒有學怎麼會有智慧，說一個非洲人不懂佛法是荒謬的。即使是台灣南部鄉下人，說他不懂佛法，他

也會害怕。不懂，沒有智慧是必然的。沒有依止善知識，不可能懂。但他會想要懂佛法，關在家裡開始閉關修行，什麼都不知道就閉關修行當然容易自閉。

就像小乘人士，佛陀說了「十六不淨觀」清淨法門，有些人覺得業障太重，真的不淨，開始修十六不淨觀。修到後來，有些自殺，有些精神錯亂。為什麼如此？不明清淨就足以產生垢，原來沒有垢也會增加垢。所以後來小乘教也沒有人修十六不淨觀，修「四念處」比較有把握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在未修成尊者前要禁語，從靜中產生清淨禪。

「見」執、「執」見，容易「斷常見」，大乘常有這種病。不講話在「心」，不在「相」，應「緣」不該講時不

講，該講的時候滔滔不絕如江河。話就是法語，當一切不能了知的時候，沈默是最大的智慧，也是一種心戒，止於心、止於心的相，「靜」是心的相。

中觀、唯識具備三種性：依他起性、遍計執性、圓成實性。「依他」從「因緣」來，從佛來、從菩薩來。「依他」不是依「人」，「他」表「法」的因緣，不可能是自生因緣，是從法因緣來。「依他起性」的「性」是緣起，法性緣起。依他起這個「性」，什麼「性」？具足知道佛性，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的性，有本清淨的性。但是「依他」只是知道，還沒有實際的量，所以必須「遍計執」。明法性、證法性。從「依他」到「遍計執」，才能入心。法門無量誓願學、佛道無上誓願成，這些都是遍計執性。從這裡才能到達菩薩位：智慧，也就是圓成

實性。

「圓成實」又有所謂的「轉識成智」：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大圓體性智。這才能「能」轉「所」轉，轉成智慧。這三性不是最高的智慧，只是法性的緣，三性不是三明，只是緣起能修所修，能證所證的三性緣起而已，必須再轉成智慧：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大圓體性智。沒有「妙觀察」就不能作，妙觀察之後，才能「成所作」。

這些名相不是像鐵板燒，燒在那裡讓人看的，必須融入，融入必須「見」道，然後漸漸修持，才能真「見」。第一個「見」不是真「見，是「名相見」、「緣起見」，還不能真見，不能用般若見。用「色」見，都不是真見，



必須漸漸修持才成真見。這些名相才有用。懂了很多名相，要能證到這些名相，才能離開這些名相。

「名相」如果沒有「從他見」，就無從知道。雖然可以證，但不表示不斷的證就能明。「證」是一個動作，「明」不是一個動作，是「因緣」。要能「明證」必須「合」因緣、合「眾因緣」。不合眾因緣，可能可以證得，不一定正確。不正確就是不明的證，就叫「非證」。非證不是不承認它是證，但「證」是「非」，所以不是真正的證量，只是一種「現量」，從「比量」產生的「現量」。這個現量不是正確的，沒有智慧。它不是般若的現量，是無明的現量。

這些「量」類似科學，需要做光明的推證。有沒有證

悟，有沒有慈悲，它可以印證。「印證」就是一種科學，還沒有印證之前是藝術。藝術是模糊的，大家都可以說，文學、繪畫無所謂好壞，其實也不能說無所謂好壞，只是一般人對最高的藝術，實在沒有辦法了解，愈看不懂好像愈高深。

當一個音樂家老喜歡舒伯特或蕭邦，這個音樂家大概就完了，不會進步。他必然沒有音樂的耳朵，聽不出音樂的本質，只聽到有相的。對聲音，只是跟隨，不能再創造另外一種感覺，這種感覺能造就另外一個音樂的昇華。所謂的「後現代」就是能轉變的，後現代就像「應成派」，所以佛法老早就有後現代的內涵，只是沒有這個名相而已。「後現代」本來只是評斷藝術的一種理論，慢慢又發展出後現代建築、後現代人類。像時下年青人

鼻子穿洞，也是一種後現代的裝飾，當然不要不認同他，但不要認同他的無明。他也不知道什麼是後現代，只是跟隨而已。「跟隨」就是不明白「體」。

「觀念」能創造一切行為，一直不斷地開花結果。不懂不但不能開花，反而容易造成傷害。科技文明都是如此，多數跟隨者都是無明的。例如發明化妝品，早先老太太摘些植物洗頭、洗澡，後來有人發現這些泡沫再加一些東西，就可以變成泡沫洗手。它原來是來自於自然，發明者截斷這個自然，取一個小自然變成好像自然但不是自然的東西--肥皂、洗乳劑。事實上它已經不是自然，可是它還是來自於自然的提煉，但不是全部自然的提煉。完全自然的提煉不可能造就出寬廣，不能造成很大的消費，所以必須用其他的東西代替。肥皂、香皂、

乳劑就是這樣產生的，加上澱粉成為香皂或乳劑，來自自然的成份只有一點點。大家以為是自然的香精，聞了是百害無一益。香精原本就是仿冒自然，其他人仿冒，只是增加仿冒的擴張性而已。所以要抓仿冒，第一個要抓的就是源起人。過去哪裡有什麼香皂、香精，一樣漂亮，現在不漂亮的，依舊不漂亮，有什麼差別。

科技好像應該愈來愈光明，結果不但沒有更光明，反而愈來愈無明。但一般人很難相信，總認為應該愈光明才對。科技是投大眾所好，既然是投大眾所好，一定要多，多了「真」就少了。一個事業要大，怎麼可能真心，總裁怎麼可能真心對待所有員工。只有小企業，見哪個員工生病了，允許他停工。大企業如果這樣，企業怎麼可能維持正常運作。停與不停，要看因緣，才能自然提

放，才不會因為救一而失去多。為了救多而捨棄一，是合眾。世間為了救多而捨棄少數是很殘忍的。例如職業傷害，每個月只有少數幾個人受傷而已，但每個月進來五、六十個人，無所謂。員工進來是為了財，受傷害給他財就可以了。戰爭是為了大眾利益，死幾個人沒有關係，他們是為國爭光。但那些人並沒有要為國爭光，被派去伊拉克是不得已的，在戰場上他會想媽媽，為什麼要打仗他也不知道，是布希一聲命令之下赴戰場，不是為了為國爭光。如果真要為國爭光，就不用去了，很清楚的不會有這種現象。

「明」與「無明」，必須要從因緣了解。當然完全不傷害是不可能的，讓自己的無明減至最低，才有可能減低傷害。等於一開始學佛就要入「無餘涅槃」是不可能

的，一定要先入「有餘涅槃」，從「有餘涅槃」再入「無餘涅槃」，沒有缺、沒有餘漏，才能入無餘涅槃。沒有餘漏的生死就是不生死，有漏洞的生死是輪迴。

「唯識」與「中觀」如何用在平常的修行，不是在「一處」修行，而是在「平常」對世間相怎麼往來、怎麼化渡自我煩惱、他見煩惱，才不會完全沒有一點自證。自證是在精進（因位）上面，不是果位。要有自證才能到真見、果見，「自證分」才能入「證自證分」。所謂從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到「自證分」，然後到「證自證分」。後來的「證分」才能合寬廣，才能合緣起的「見分」、「正見分」。

緣起的「見分」、「相分」是分別，不明所以會見色起

「見分」，見相起「相分」，再進入「自證分」當然就執著了。已經起了見分、相分，怎麼能有「自證分」？怎麼可能有智慧，一定是執著的，起現世執著。法也會執著，法必須明了之後才能不執，不執之後才能正見、正知正見。這樣才能法堅固、相續堅固，到達般若、智慧。

唯識、中觀是般若，但不是全體般若。行者的色身是「識」，能修的是「中觀」。中觀、唯識要「應成相續」，不要「自續」。自續只會認為太陽從東方出、西方落，不是究竟。究竟它是不動的，太陽不動，動的是地球。愚者說太陽「東出西落」，智者常說的是：太陽從西邊出來，從東方落下。



